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

註不運而自行也

疏言天稟陽氣清浮在上無心運行而自動之也

地其處乎

註不處而自止也

疏地稟陰氣濁沈在下亦無心甯靜而自止

日月其爭於所乎

註不爭所而自代謝也

疏晝夜照臨出沒往來自然如是既無情於代謝豈有心於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三

牛集四
四

爭處

孰主張是

疏孰誰也是指斥前文也言四時八節雲行雨施覆育蒼生

亭毒羣品誰爲主宰而施張乎此一句解天運

孰維綱是

註皆自爾

疏山嶽產育川源流注包容萬物運載無窮春生夏長必無

差忒是誰維持綱紀故得如斯此一句解地處也

孰居無事推而行是

註無則無所能雅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

乎哉各自行耳

疏夫日月代謝星辰朗耀各有度數咸由自然誰安居無事推算而行之乎此一句解日月爭所已前三者並假設疑問顯發幽微故知皆自爾耳無物使之然也

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

疏機關也緘閉也玄冬肅殺夜宵暗昧以意億度謂有主司關閉事不得已致令如是以理推者皆自爾也方地不動其義亦然也

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註自爾故不可知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註疏四

美

牛集四

疏至如青春氣發萬物皆生晝夜開明六合俱照氣序運轉致茲生育尋其理趣無物使然圓天運行其義亦爾也

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

註二者俱不能相為各自爾也

疏夫氣騰而上所以為雲雲散而下流潤成雨然推尋始末皆無攸肇故知二者不能相為

孰隆弛是

疏隆興也弛廢也言誰興雲雨而洪注滂施誰廢甘澤而致茲亢旱也

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

疏誰安居無事自勵勸彼作此淫雨而快樂邪司馬本作倦字

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疏彷徨迴轉之貌也噓吸猶吐納也披拂猶扇動也北方陰氣起風之所故云北方夫風吹無心東西任適或彷徨而居空裏或噓吸而在山中披拂升降略無定準孰居無事而為此乎蓋自然也

敢問何故

註設問所以自爾之故

疏此句總問以前有何意故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三

牛集四 川川x

巫咸詔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

註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無所稍問其故也但當順之

疏巫咸神巫也為殷中宗相詔名也六極謂六合四方上下也五常謂五行金木水火土人倫之常性也言自然之理有此六極五常至於日月風雲例皆如此但當任之自然具足何為措意於其間哉

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

註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疏夫帝王者上符天道下順蒼生垂拱無為因循任物則天

下治矣而逆萬國之歡心乖二儀之和氣所作凶勃則禍亂生也

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

疏九洛之事者九州聚落之事也言王者應天順物馭用無心故致天下太平人歌擊壤九州聚落之地治定功成八荒夷狄之邦道圓德備既合二儀覆載萬物又齊三景照臨下土

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註順其自爾故也

疏道合自然德均造化故眾生樂推而不厭百姓荷戴而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三

牛集四
川上上

辭可謂返樸還淳上皇之治也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

疏宋承殷後故商卽宋國也大宰官號名盈字蕩方欲決已所疑故問仁於莊子

莊子曰虎狼仁也

疏仁者親愛之迹夫虎狼猛獸猶解相親足明萬類皆有仁性也

曰何謂也

疏大宰未達深情重問有何意謂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

疏父子相親出自天然此乃真仁何勞再問

曰請問至仁

疏虎狼親愛厥義未宏故請至仁庶聞深旨

莊子曰至仁無親

註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疏夫至仁者忘懷絕慮與太虛而同體混萬物而爲一何親疎之可論乎泊然無心而順天下之親疎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三

牛集四

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

疏夫無愛無親便是不孝謂至仁不孝於理可乎商蕩不悟深旨遂生淺惑莊生爲其顯折義列下文

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尙矣孝固不足以言之

註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耳

疏至仁者忘仁忘義可貴可尙豈得將愛敬近迹以語其心哉固不足以言之也

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註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

疏商蕩之問近滯域中莊生之答遠超方外故知親愛之旨
非過孝之談封執名教不及孝之言也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註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
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

疏郢地居南冥山在北故郭註云冥山在乎北極南行以觀
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
孝彰而愈非至道此註甚明不勞更釋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

疏夫敬在形迹愛率本心由天性故難迹關人情故易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罕

牛集四
川十三

以愛孝易而忘親難

疏夫愛孝雖難猶滯域中未若忘親澹然無係忘既勝愛有
復劣無以此格量難易明矣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

疏夫騰猿斷腸老牛舐犢恩慈下流物之恒性故子忘親易
親忘子難非達道孰能行此

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註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爲
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爲則眾務自適羣生自足
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

忘也

疏夫兼忘天下者棄萬乘如脫屣也使天下兼忘我者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垂拱汾陽而游心姑射揖讓之美貴在虛忘此兼忘天下者也方前則難比後便易未若忘懷至道息智自然將造化而同功與天地而合德者故能恣萬物之性分順百姓之所爲大小咸得飛沈不喪利澤潛被物皆自然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當是時也主其安在乎此使天下兼忘我者也可謂軒頊之前淳古之君耳其德不見故天下忘之斯則從劣向優自粗入妙遣之又遣玄之又玄也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罕

牛集四
四〇八

註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

疏遺忘棄也言堯舜二君盛德深遠而又忘其德任物不爲斯解兼忘天下難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

註泯然常道

疏有利益恩澤惠潤羣生萬世之後其德不替而至德潛被日用不知斯解使天下兼忘我難也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註失於江湖乃思濡沫

疏太息猶嗟歎也夫盛德同於堯舜尙能遺忘不自顯豈復

太息言於仁孝嗟嘆於陳迹乎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
疏悌順也德者真性也以此上八事皆矯性偽情勉強勵力
以己效人勞役其性故不足多也

故曰至貴國爵并焉

註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
至

疏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爵祿者本為身也身猶忘之况爵
祿乎斯至貴者也

至富國財并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三

牛集四
川文三

註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者也

疏至富者知足者也知足之人以不貪為寶縱令傾國資財
亦棄而不用故老經云知足者富斯之謂也

至願名譽并焉

註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

疏夫至願者莫過適性也既一毀譽混榮辱忘物我泯是非
故令問聲名視之如涕唾也

是以道不渝

註去華取實故也

疏渝變也薄也既忘富貴又遺名譽是以道德淳厚不隨物

變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疏姓北門名成黃帝臣也欲明至樂之道故寄此二人更相發起也咸池樂名張施也咸和也大也洞庭之野天地之間非太湖之洞庭也

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

疏怠退怠也卒終也復重也惑闇也不悟至樂初聞之時懼然驚悚再聞其聲想悟音旨故懼心退息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儀合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心無分別有同暗惑者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聖 牛集四

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註不自得坐忘之謂也

疏蕩蕩平易之容默默無知之貌第三聞之體悟玄理故蕩蕩而無偏默默而無知茫然坐忘物我俱喪乃不自得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微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
太清

註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

疏殆近也奏應也微順也禮義五德也太清天道也黃帝既

允門成第三聞樂體悟玄道忘知息慮是以許其所解故云
汝近自然也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
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雖復行於禮義
之迹而忘自然之本者也此是第一奏也

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

疏循順倫理經常也言春夏秋冬更迭而起一切物類順序
而生夏盛冬衰春秋武生殺之理天道之常但常任之斯
至樂矣

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註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順不奪則至樂全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四

牛集四
三三三

疏清天也濁地也陰升陽降二氣調和故施生萬物和氣流
布三光照燭此謂至樂無聲之聲

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

註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

疏仲春之月蟄蟲始啓自然之理驚之雷霆所謂動靜順時
因物或作至樂具合斯道也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

註運轉無極

疏尋求自然之理無始無終討論至樂之聲無首無尾故老
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

註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

註債什也夫盛衰生死虛盈起復變化之道理之常數若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

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註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也

疏至一之理絕視絕聽不可待之以聲色故初聞懼然也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

註所謂用天之道

疏言至樂之聲將陰陽合其序所通生物與日月齊其明此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一聖

牛集四
川上

第二奏也

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註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

疏任羣生之脩短任萬物之剛柔齊變化之一理豈守故而

執常

在谷滿谷在阮滿阮

註至樂之道無不周也

疏至樂之道無所不徧乃阮乃谷悉皆盈滿所謂道無不在所在皆無也

塗卻守神

註塞其兌也

疏塗塞也卻孔也閉心知之孔卻守凝寂之精神郭註云塞其兌也

以物為量

註大制不割

疏量音亮大小脩短隨物器量終不制割而從已也

其聲揮綽

註所謂闡諧

疏揮動也綽寬也同雷霆之震動其聲寬也

其名高明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巽

牛集四
二二二

註名當其實則高明也

疏高如上天明如日月聲既廣大名亦高明

是故鬼神守其幽

註不離其所

疏人物居其顯明鬼神守其幽昧各得其所而不相撓故老經云以道利天下其鬼不神也

日月星辰行其紀

註不失其度

疏三光明耀依分而行綱紀上玄必無差忒也

吾止之於有窮

註常在極上任也

疏止住也窮極也雖復千變萬化而常居玄極不離妙本動而常寂也

流之於無止

註隨變而往也

疏流動也應感無方隨時適變未嘗執守故寂而動也

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

註故闇然恣使化去

疏夫至樂者真道也欲明道非心識故謀慮而不能知道非聲色故瞻望而不能見道非形質故追逐而不能逮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聖

牛集四
川上

儻然立於四虛之道

註宏敞無偏之謂

疏儻然無心貌也四虛謂四方空大道也言聖人無心與至樂同體立志宏敞接物無偏包容萬有與虛空而合德

倚於槁梧而吟

註無所復爲也

疏宏敞虛容忘知絕慮故形同槁木心若死灰逍遙無爲且吟且咏也

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

註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

疏夫曰知所見蓋有涯限所以稱窮力能馳逐亦有分齊所以稱屈至樂非心色等法不可以根窮故吾知盡其不及故止而不逐也心既有限故知愛無名此覆解前子欲慮之等文也

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忘

註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忘也

疏形充空虛則與虛空而等量委蛇任性故順萬境而無心所謂墮體出聰離形去智者也只爲委蛇任性故悚懼之情忘忘此解第二聞樂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吳

牛集四
四八上

吾又奏之以無忘之聲

註意既忘矣乃復無忘此其至也

疏再聞至樂任性逶迤悚懼之心於焉忘息雖復賢於初聞猶自不及後聞故奏無忘之聲斯則以無遺忘故郭註云意既忘矣乃復無忘此其至者也此是第三奏也

調之以自然之命

註命之所有者非爲也皆自然耳

疏調和也凡百蒼生皆以自然爲其性命所以奏此咸池之樂者方欲調造化之心靈和自然之性命也已

故若混逐叢生

註混然無係隨後而生

疏混同生出同風物之動吹隨叢林之出聲也

林樂而無形

註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

疏夫叢林地籟之聲無心而成至樂適於性命而已豈復有

形也

布揮而不曳

註自布耳

疏揮動四時布散萬物各得其所非由牽曳

幽昏而無聲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晃

牛集四

註所謂至樂

疏言至樂寂寥絕於視聽故幽冥昏闇而無聲響矣

動於無方

註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

疏夫至樂之本雖復無聲而應動隨時實無方所斯寂而動

之也

居於窈冥

註所謂甯極

疏雖復應物隨機千變萬化而深根甯極恒處窈冥斯動而

寂也

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徒不主常聲
註隨物變化

疏夫春生冬死秋實夏榮雲行雨散水流風從自然之理日
新其變至樂之道豈主常聲也

世疑之稽於聖人

註明聖人應世非唱也

疏稽留也夫聖人者譬幽谷之響明象之照對之不知其所
以來絕之不知其所以往物來斯應應而忘懷豈預前作法
而留心應世故行留散徒不主常聲而世俗之人妄生疑惑
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辛

牛集四
川一

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註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

疏所言聖者更無他義也通有物之情順自然之命故謂之
聖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

註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

疏天機自然之樞機五官五藏也言五藏各有主司故謂之
官夫目視耳聽手把腳行布網轉丸飛空走地非由倣效稟
之造物豈措意而後能為故五藏職司素分備足天樂之美
其在茲也

無言而心悅

註心悅在適不在言也

疏體此天和非由措意故心靈適悅而妙絕名言也

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
包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註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

疏焱氏神農也美此至樂爲之章頌大音希聲故聽之不聞
大象無形故視之不見道無不在故充滿天地二儀大無不
包故囊括六極六極六合也假欲留音聽之亦不可以耳根
承接是故體茲至樂理趣幽微心無分別事同愚惑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至

牛集四
川四上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

註懼然悚聽是故崇耳未大和也

疏以下重釋三奏三聽之意結成至樂之道初聞至樂未悟
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鬆是故禍崇之也

吾又次之以忘忘故遁

註迹稍滅也

疏再聞之後情意稍悟故懼心忘退其迹遁滅也

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註以無知爲愚愚乃至也

疏最後聞樂靈府清和心無分別有同闇惑蕩蕩默默類彼

愚迷不怠不懼雅符真道既而運載無心與物俱至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

疏衛本昆吾之邑又是康叔之封自魯適衛故曰西遊師金魯太師名金也奚何也言夫子行仁義之道以化衛侯未知此術行用可不邪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疏言仲尼叡哲明敏才智可惜守先王之聖迹執堯舜之古道所以頻遭辛苦屢致困窮

顏淵曰何也

疏問窮之所以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至

牛集四

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筐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

疏此下譬喻凡有六條第一芻狗第二舟車第三桔槔第四櫪梨第五狙猿第六妍醜芻狗草也謂結草爲狗以解除也衍筭也尸祝巫師也將送也言芻狗未陳盛以筐筭之器覆以文繡之巾致齋潔以表誠展如在之將送庶其福祉貴之如是

及其已陳也行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筐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
註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疏踐履也首頭也脊背也取草曰蘇爨也眯壓也言芻狗未陳致斯肅敬既祭之後棄之路中故行人履踐其頭脊蘇者取供其炊爨方將復取而貴之盛於筐衍之中覆於文繡之下敖游居處寢卧其傍假令不致惡夢必當數數遭魘故郭註云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

疏此合芻狗之譬並合孔子窮義也先王謂堯舜禹湯先代之帝王也憲章文武祖述堯舜而爲教迹故集聚弟子遨遊於仁義之域卧寢於禮信之鄉古法不可執留事同已陳芻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卷

牛集四
×××

狗伐樹於宋者孔子曾遊於宋與門人講說於大樹之下司馬桓魋欲殺夫子夫子去後桓魋惡其坐處因伐樹焉削剗也夫子嘗遊於衛衛人疾之故剗削其迹不見用也商是殷地周是東周孔子歷聘曾困於此良由執於聖迹故致斯弊狼狽如此豈非惡夢邪

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

註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卽爲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

疏當時楚昭王聘夫子夫子領徒宿於陳蔡之地蔡人見徒眾極多謂之爲賊故興兵圍繞經乎七日糧食罄盡無復炊

爨從者餓病莫之能興憂悲困苦鄰乎死地豈非遭於已陳芻狗而麀邪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

疏夫舟行於水車行於陸致於千里未足爲難若推舟於陸求其運載終沒一世不可數尺

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

疏此合喻也蘄求也今古代殊豈異乎水陸周魯地異何異乎舟車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書

牛集四
川八上

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註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

疏方猶常也傳轉也言夫子執先王之迹行衰周之世徒勞心力卒不成功故削迹伐樹身遭殃禍也夫聖人之智接濟無方千轉萬變隨機應物未知此道故嬰斯禍也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疏桔槔挈水木也人牽引之則俯下捨放之則仰上俯仰上下引捨以人委順無心故無罪夫人能虛己其義亦然也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註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

疏矜美也夫三皇五帝步驟殊時禮義威儀不相沿襲美在
逗機以定治不貴率今以同古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
可於口

疏夫粗梨橘柚甘苦味殊至於噉嚼而皆可於口譬三皇五
帝澆淳異世至於為政咸適機宜也

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註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卷

牛集四
四八八

疏帝王之迹蓋無常準應時而變不可執留豈得膠柱刻船
居今行古也

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嫌觀古
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

疏嫌足也周公聖人譬淳古之世狙猿狡獸喻澆競之時是
以禮服雖華狙猿不以為美聖迹乃貴末代不以為尊故毀
禮服猿狙始嫌其心棄聖迹蒼生方適其性

故西施病心而矐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矐
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
之走

疏西施越之美女貌極妍麗既病心痛頰眉苦之而端正之人體多宜便因其頰蹙更益其美是以閭里見之彌加愛重鄰里醜人見而學之不病強頰倍增其陋故富者惡之而不出貧人棄之而遠走捨已效物其義例然削迹伐樹皆學頰之過也

彼知美贖而不知贖之所以美

疏况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棄則醜人也

疏所以者猶所由也頰之所以美者由乎西施之好也彼之醜人但美頰之麗雅而不知由西施之姝好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美

牛集四 州川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疏總會後文結成其旨窮之事迹章中具載矣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疏仲尼雖領徒三千號素王而盛行五德未聞大道故從魯之沛自北徂南而見老君以詢玄極故也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

疏聞仲尼為當世賢能未知頗得至道不答言未得自楚望魯故曰北也

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

疏問於何處尋求至道

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

疏數算術也三年一閏天道小成五年再閏天道大成故云五年也道非術數故未得之也

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

疏更問求道用何方法

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註此皆借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

疏十二年陰陽之一周也而未得者明以陰陽取道而道非陰陽故下文云中國有人非陰非陽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卷

牛集四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疏夫至道深玄妙絕言象非無非有不自不他是以不進獻於君親豈得告於子弟所以然者無他由也故記孔老二君子以明玄中之玄也

中無主而不止

註心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

疏若使中心無受道之主假令聞於聖說亦不止住於冒懷故知無他也

外無正而不行

註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己者也故未嘗通也

疏中既無受道之心故外亦無正於己者故不可行也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

註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

疏由從也從內出者聖人垂迹顯教也良由物能感聖故聖

人不應若使外物不能稟受聖人亦終不出教

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註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性可學成然要當內有其

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夷

牛集四
川。上二

疏隱藏也由外入者習學而成性也由其外稟聖教冥在心

中若使素無受入之心則無藏於聖道

名公器也

註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

疏名鳴也公平也器用也名有二種一是命物二是毀譽今

之所言是毀譽名也

不可多取

註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也

疏夫令譽善名天下共用必其多取則矯飾過實而爭競斯

起也

仁義先王之遽廬也

註猶傳舍也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

註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無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責多矣疏遽廬逆旅傳舍也觀見也亦久也夫遽廬舍客不可久停仁義禮智用訖宜廢客停久疵覺生聖迹留過責起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註隨時而變無常迹也

以遊逍遙之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卷

牛集四
川。八

疏古之真人和光降迹逗機而行博愛應物而用人羣何異乎假借途路寄託宿止暫時遊寓蓋非真實而動不傷寂應不離真故恒逍遙乎自得之場彷徨乎無爲之境

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

註苟且也簡略也貸施與也知止知足食於苟簡之田不損已物立於不貸之圃而言田圃者明是聖人養生之地

逍遙無爲也

註有爲則非仁義

苟簡易養也

註且從其簡故易養也

疏只爲逍遙累盡故能無爲恬淡苟簡苟且簡素自足而已故易養也

不貸無出也

註不貸者不損己以爲物也

疏不損我以益彼故無所出此三句復釋前義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註遊而任之斯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僞矣

疏古者聖人行苟簡等法謂是神采真實而無假僞逍遙任適而隨化敖遊也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本

牛集四
川十一

人柄

註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

疏夫是富非貧貪於貨賄者豈能讓人財祿是顯非隱滯於榮位者何能與人名譽親愛權勢矜夸於物者何能與人之柄柄權也惟厭穢風塵擅臊榮利者故能棄之若遺

操之則慄舍之則悲

註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

疏操執權柄恐失所以戰慄舍去威力喪去所以憂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註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爲戮
疏是富好權之人心靈愚暗惟滯名利一無鑒識豈能聞見
玄理而休心息智者乎如是之人雖復楚楚未加而情性以
困故是自然刑戮之民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

疏夫怨敵必救恩惠須償分內自取分外與他臣子諫上君
父教下應青春以生長順素秋以殺罰此八者治正之器不
得不用之也

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
者天門弗開矣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空

牛集四
四上x

註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疏循順也湮塞也惟當順於天理隨於變化達於物情而無
滯塞者故能用八事治之正事合於正理故曰正者正也其
心之不能如是者天機之門擁而弗開天門心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
矣蚊虻嗜膚則通夕不寐矣

註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

疏仲尼滯於聖迹故發辭則語仁義夫播糠眯目目暗故不
能辯東西蚊虻嗜膚痛則徹宵不睡是以外物雖微爲害
必巨况乎仁非天理義不率性舍已效他喪其本性其爲害

也豈昧目嗜膚而已哉嗜齧也

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註尙之以加其性故亂

疏仁義憯毒甚於蚊虻憤憤吾心令人煩悶擾亂物性莫大於此一本亦作憤字者

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樸

註質全而仁義著

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

註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

疏放縱任也欲使蒼生復其淳樸之性者莫若絕仁棄義則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奎

牛集四

反冥我極也仲尼亦宜放無爲之風教隨機務而應物總虛忘之至德立不測之神功亦有作放方往反放依也

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註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

疏建擊傑然用力貌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何異乎打大鼓以求逃亡之子故鼓聲大而亡子遠仁義彰而道德廢也

夫鶴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註自然各已足

黑白之樸不足以爲辯

註俱自然耳無所偏向

疏浴灑也染緇曰黔黔黑也辯者別其勝負也夫鵠白烏黑稟之自然豈須日日浴染方得如是以言物性其義例然然黑白素樸各足於分所遇斯適故不足於分所以論勝負亦言辯變也黑白分定不可變白為黑也

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

註夫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

疏修名立譽招物觀視此乃狹劣何足自多惟忘遺名譽方可稱大耳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奎

牛集四
川川

註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

不若相忘於江湖

註斯乃忘仁而仁者也

疏此總結前文斥仁義之弊夫泉源枯竭魚傳沫以相濡樸散滄離行仁義以濟物及其江湖浩蕩各足所以相忘道德深立得性所以虛淡既江湖比於道德濡沫方於仁義以此格量不可同日而語矣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

疏老子方外大聖變化無常不可測量故無所談說也

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

疏不的姓名直云弟子當是升堂之類共發此疑既見老子應有規誨何所聞而三日不談也

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註謂老聃能變化

疏夫龍之德變化不恒以况至人隱顯無定故本合而成妙體窮冥迹散而起文章煥爛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

註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

疏言至人乘雲氣而無心順陰陽而養物也

子口張而不能啗子又何規老聃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畜

牛集四
川上文

疏啗合也心懼不定口張不合復何容暇聞規訓之言乎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

疏言至人其處也若死尸之安居其出也似龍神之變見其語也如雷霆之振響其默也類玄理之無聲是以奮發機動同二儀之生物者也既而或處或出或語或默豈有出處語默之異而異之哉然則至人必有出處默語不言之能故仲尼見之口張而不能合

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

疏賜子貢名也子貢欲至觀至人龍德之相遂以孔子聲教

而往見之

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

疏倨企也運時也老子自得從容故企堂敖誕物感斯應發微其言予年衰邁可以教戒我乎

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

疏澆淳漸異步驟有殊用力用兵逆順斯異故云不同聲名令聞相係一也先生乃排三王爲非聖有何意旨可得聞乎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

疏汝少進前說不同所由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奎

牛集四
川
〇
〇

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

疏堯舜二人卽是五帝之數自夏禹以降便是三王堯讓舜舜讓禹禹治水而用力湯伐桀而用兵文王拘美里而順商辛武王渡孟津而逆殷紂不同之狀可略言焉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

疏三皇者伏羲神農黃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治天下之事列在下文

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
註若非之則强哭

疏三皇行道人心淳一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親死不
哭而世俗不非必也非之則強哭者眾

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

註殺降也言親疎有降殺

疏五帝行德不及三皇使子父兄弟更相親愛爲降殺之服
以別親疏既順人心亦不非毀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

註教之速也

疏舜是五帝之末其俗漸澆樸散淳離民心浮競遂使孕懷
之婦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古者懷孕之婦十四月而誕育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卷

牛集四
四八二

子兩歲方始能言澆淳既革故與古人乖異也

不至乎孩而始誰

註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

疏未解孩笑已識是非分別之心自此而始矣

則人始有天矣

註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不終其天年也

疏分別既甚不終天年天逝之始起自虞舜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

註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

疏去道既遠澆僞日興遂使蠢爾之民好爲禍變廢無爲之

迹興有爲之心賞善罰惡以此爲化而禹懷慈愛猶解泣辜
兵刃所加必順天道也

殺盜非殺

註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

疏盜賊有罪理合共誅順乎素秋雖殺非殺此則兵有順義
也

人自爲種而天下耳

註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種也承百代之流
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
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奎

牛集四
川。川

疏夫澆浪既興分別日甚人人自爲種見不能大齊萬物此
則解人有心也聖知之迹使其如是非禹之過也故曰天下
耳矣

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

註此乃百代之弊

疏此總論三皇五帝之迹驚天下蒼生致使儒崇堯舜以飾
非墨遵禹道而自是既而百家競起九流爭鶩後代之弊實
此之由也

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註今之以女爲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

弊遂至於此

疏倫理也當莊子之世六國競興淫風大行以女為婦乖禮悖德莫甚於茲故知聖迹始興故有倫理及其末也例同斯弊也

何言哉

註弊生於理故無所復言

疏從理生教遂至於此世澆俗薄何可稍言論正發憤而傷歎也

予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

註必弊故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註疏四

矣

牛集四

疏夫三皇之治實自無為無為之迹迹生於弊故百代之後亂莫甚焉弊亂之狀列在下文

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疏悖逆也睽乖離也墮廢壞也施澤也運無為之智以立治方後世執迹遂成其弊致星辰悖彗日月為之不明山川乖離獄瀆為之崩竭廢壞四時寒暑為之僣敘

其知僭於厲蠱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

疏僭毒也厲蠱尾端有毒也鮮規小貌言三皇之智損害蒼生其為毒也甚於厲蠱是故細小蟲獸皆遭擾動况乎黔首

如何得安以斯為聖於理未可毒害既多深可羞媿也
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註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
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

疏蹙蹙驚悚貌也子貢欲救三王同五帝今見老子詞調高
邈排擯三皇指斥五帝心形驚悚失其所謂故蹙蹙然形容雖
立心神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邱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
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
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堯

牛集四
川上三

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

註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

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註况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

夫白鷗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
而風化

註鷗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了故曰
風化

類自為雌雄故風化

註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

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雍

註故至人皆順而通之

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

註雖化者無方面皆可也

失焉者無自而可

註所在者無不可也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邱得之矣鳥鵲鴈魚傳沫細要者化

註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疏鵲居巢內交尾而表陰陽魚在水中傳沫而為牝牡蜂取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四

丰

牛集四
川文

桑蟲祝為己子是知物性不同稟之大道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有弟而兄啼

註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

疏有弟而兄失愛捨長憐幼故啼是知陳迹不可執留但當

順之物我無累言人性捨長視幼故啼也

久矣夫邱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

註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繙六經以說則疏也

老子曰可邱得之矣